

# 名人交往录

## 文化界人物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# 名人交往录

(文化界人物)

主 编

张继华

副主编

穆 林

葛铁鹰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名人交往录

(文化界人物)

张继华 主编

\*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北京大兴包兴营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2.25 印张 526(千)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 定价:15.80 元

ISBN 7-5043-2142-7/G · 791

## 编委会名单

主 编 张继华  
副主编 穆 林 葛铁鹰

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  
刘凯风 张 京 张 宁 林 琦  
金 凯 凌 钢 穆 欣

## 编 者 的 话

本书所收文章,除少数是约请作者撰写的外,大部分选自近年国内报刊和书籍。为了使这本书的内容更精练,我们对其中的一些文章和著作,在不伤原文本意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摘编和整理,有些标题也依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应的改动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鲁迅与秋白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曹靖华(1)       |
|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——回忆与随想·····     | 丁 玲(5)       |
| 忆秋白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萧 三(31)      |
| 十年携手共艰危——鲁迅和许广平·····       | 林志浩(36)      |
| 鲁迅与姚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王俊义(49)      |
| 周作人与鲁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倪墨炎(55)      |
| 林语堂与鲁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林志浩(68)      |
| “雄才今日识秦皇”——郭沫若与翦伯赞的交往····· | 朱能毅(87)      |
| 郭沫若与内山完造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邓牛颀 陈嘉冠(94)  |
| 郭沫若与佐藤富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魏奕雄(99)      |
| 三叶传诗情——郭沫若、田汉、宗白华的友谊·····  | 陈明远(121)     |
| 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茅 盾(128)     |
| 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荒 煤(130)     |
| 与巴金谈沈从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李 辉(146)     |
| 挚友、益友和畏友巴金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萧 乾(153)     |
| 交友四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老 舍(170)     |
| 真情——胡絮青与老舍爱情生活点滴·····      | 方位津(175)     |
| 父亲是如何告别亲友与人生的·····         | 舒 乙(181)     |
| 永存不朽的怀念——追怀老舍同志·····       | 康 濯(194)     |
| 我与老舍的友谊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刘金涛(204)     |
| 胡适的成人之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辛古木(207)     |
| 曹禺与李玉茹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曹树钧 俞健萌(210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我与老伴——吴文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冰 心(219)       |
| 附：话说相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冰 心(236)       |
|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吴荔明(239)       |
| 我与闻一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梁实秋(264)       |
| 我所见的叶圣陶(名绍钧)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朱自清(295)       |
| 中日诗坛上的一对忘年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——郁达夫与服部担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黄清华(299)       |
|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与婚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凌 宇(305)       |
| 沈从文与我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黄永玉(313)       |
| 无可奈何花落去——记沈从文与胡也频、<br>丁玲的一段往事····· | 凌 宇(329)       |
| 我的父亲——林语堂和他的亲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林无双著 任大雄译(342) |
| 我所认识的徐志摩和陆小曼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刘海粟(366)       |
| 深深的海洋——记萧乾、文洁若夫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高 远(379)       |
| 蓝眼睛和黑眼睛的对话——萧三与叶华的爱情<br>·····      | 吴烁星 王 卫(400)   |
| 难以忘怀的故友艾思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舒 群(413)       |
| 历尽磨难 问心无愧——记杨献珍的坎坷经历·····          | 杨世运(419)       |
| 潘汉年交往记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尹 骥(439)       |
| 我与朱光潜教授相处的日日夜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童启进(474)       |
| 钱钟书与杨绛夫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徐 泓(487)       |
| 顾颉刚先生的前两次婚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壮 澜(493)       |
| 我所知道的聂绀弩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楼适夷(510)       |
| 忆柔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林淡秋(520)       |
| 亡人逸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孙 犁(527)       |
| 萧军和他的三个妻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优 妮(532)       |
| 管桦交友杂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维玲(542)       |
| 不尽的情河——记著名作家秦牧、紫风夫妇·····           | 莲 子(554)       |

爱是不容易的——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者朱生豪与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宋清如的事业与爱情·····       | 屠骏祥(562) |
| 当代人的悲剧——悼杨述·····     | 韦君宜(577) |
| 我所认识的冯骥才·····        | 资华筠(590) |
| 钟氏父子素描——记钟惦斐与阿城····· | 仲呈祥(600) |
| 贾平凹和他的妻子韩俊芳·····     | 方英文(617) |
| 老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杨 绛(626) |
| 我在前辈的教诲下成长·····      | 陈明远(629) |
| 黎烈文和他的妻子严冰之·····     | 倪墨炎(667) |
| 难却情缘——记苏曼殊的情爱生活····· | 刘小清(677) |
| 谢冰莹和黄震的悲欢曲·····      | 柯文溥(694) |



## 鲁迅与秋白

曹靖华

抗战期间，在重庆，那时正是鲁迅先生说的“寒凝大地”的岁月。文艺界的同志们想聚在一起，聊聊天，谈谈业务方面的问题，都被认作“图谋不轨”。在那“聊天有罪”的年代，没办法，只得逢文艺界同志们的生日，借百龄餐厅给“寿星”“祝寿”的机会，大家才能一聚。当年啊，对民主自由等等，真正望眼欲穿了。

当时，除“祝寿”之外，文艺界还有一个相聚的机会，那就是每年10月19日——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，借纪念死者，生者才能相聚。但也靠不住，有一年，纪念鲁迅逝世的会场，不是也被捣毁了吗！

那时，老天爷久久不露笑脸，气压低得令人窒息。看来，开会是无希望了。在筹备时，我们首先邀请了“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”<sup>①</sup>主任委员孙夫人出面。她不但欣然允诺，而且准时到会了。会场是一个大厅，没有讲台。正面中间放一张长方桌，主持会的同志们，都坐在长桌周围。孙夫人坐在中间。会议进行一半了，孙夫人说：“看样子可平安度过，大家照料一下，我有要事须先退席。”大家觉得也确实如此，就不再强留她“坐镇”了。不料她刚出门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鲁迅先生逝世时，成立的永久性团体，成员除孙夫人外，似乎还有沈钧儒、许寿裳、茅盾和我共约15人。

四壁站的彪形大汉，一声呼哨，全场桌椅，立即应声飞舞起来……

事后，一位亲临其境的外国记者说：“你们平常总说‘特务’、‘特务’，我们都不体会，那天可真开眼界了……”

“不，那仅仅是特种人物的一根毫毛，离全貌远得很，还没有动用无声手枪呢……”

有一次，又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吧，大会约了周恩来同志讲话。在开会几天前，我到曾家岩恩来同志住处，同他谈话间，涉及到大会讲话。我说：鲁迅先生的学问，既深且广。如果把那学问比作云岗石佛那么高大，那么，我比石佛脚跟前的蚂蚁还要渺小，只有叹“仰之弥高”了。不过，我有这样想法：历来有关鲁迅先生著作的论述，不管中国人写的也罢，或是外国人写的也罢，凡遇到的，我都看。我觉得，我所看过的论鲁迅先生的文章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，能赶上瞿秋白同志写的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的，还没有。周恩来同志就接着说：“我有同感。”那确是才华横溢，洋洋大文，而且多么高明的艺术之笔啊……

且说，当年《鲁迅杂感选集》一出版，鲁迅先生就照例给我邮寄了一册。我收后见封面上有“何凝”编的名字，很陌生，未予注意。不久，有位同学问道：“何凝是谁？”我答：“不知。”不久，她又念念不忘地说：“何凝写的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真好呀！”我不但未加注意，而且很主观。心想：“你说好，未必就见得好吧。”

不久，讲课涉及到鲁迅先生的创作了，教书匠的习性，总是要“言必有据”，空炮是没人欢迎的。这才下功夫找有关资料阅读，其中就有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。看了不到两页，就断定这是秋白的手笔，除他之外，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……

秋白牺牲后，与鲁迅先生有关的刊物上，又出现署名何凝的文章。名字上未加黑框，也未注明遗著字样。我吃惊起来，难道

我判断错了吗？就立即写信问鲁迅先生。很快收到的复信里说：

“我的选集，实系出于它兄之手，序也是他作，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，弄出来卖几个钱的。《作家》第一期中的一篇，原是他的集子上卷里的东西，因为集未出版，所以先印一下。这样子，我想，兄的疑团可以冰释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解放初年，有一次，我参加“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”，到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老苏区访问。可是秋白同志就义地——福建长汀，虽仅一山之隔，却在我们访问范围以外。不管它，我考虑之后，面商谢觉哉团长，说明原由，亲往访问当年秋白同志被害实况。谢老欣然赞同，并且还给我派了一辆吉普车、一名警卫员和一位记录同志。我们一到，即同当年仅存的唯一的替秋白同志抬棺的人，详谈起来。归后，写了一篇散文《罗汉岭前吊秋白，并忆鲁迅先生》。脱稿后，交杨之华同志过目。她边看边哭，泣不成声……

之华同志去世之前，满心希望我能写一篇有关秋白同志文学活动的文章，就像他写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似的。自叹我无秋白之才，难有秋白之文，奈何！

一九三三年底、三四年初，我乘寒假之便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专程探望阔别的鲁迅先生。一到，就住在大陆新村先生最后的寓所里。相见之后，直叙至深夜就寝时，先生把我从二楼的卧室兼工作室，引到三楼靠后窗的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，说：“这是秋白在这里住的房间，他等你等了很久，等不着你来。现在，你来了，他走了。你就住在这里吧……”

是啊，我来了，他走了，到老苏区去了，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地去了！这就是我同秋白同志的“生死别”！呜呼！千秋万代，

---

① 《致曹靖华》，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，第1000页。

备受全民唾骂的是那屠杀革命志士的屠伯们！

秋白同志离上海后，跋山涉水，久久没有音信，鲁迅先生念念不忘地在信中说：“它嫂平安，惟它兄仆仆道途，不知身体如何耳。”<sup>①</sup> 寥寥数字，关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“它兄”的“它”字，是秋白同志的俄语名字“史特拉霍甫（Страхоб）”的音译简化。《鲁迅书简》中，涉及他俩时，往往出现这样的称呼。

鲁迅先生很器重秋白同志的才华。有一次，记不得他译什么理论文章，很吃力，就想到：“这样文章，叫史铁儿译该多好呢！”秋白同志在上海，遇局势不利时，到鲁迅先生家避难，文兴来时，就提笔写些杂文。如《关于女人》、《真假唐吉珂德》、《王道诗话》、《伸冤》、《曲的解放》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、《内外》、《透底》、《大观园的人才》、《迎头经》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、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等十多篇，鲁迅先生当时把这些文章着人抄后，用自己习用的笔名，送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等发表，事后又编入自己的杂文集内。当年很少有读者能辨出哪些是鲁迅先生手笔，哪些非鲁迅先生手笔。这不但说明了秋白同志的才华，同时也说明了两人的思想见识文笔的契合。今后两人著作的编者，是否应该遵从当年笔者的意愿，把这几篇文章分别收入两人的集内。这些文章的后边，附两句说明不就得了吗？倘使鲁迅先生当年不同意，就不会把这些文章编入自己集内，并用自己笔名发表的。这不仅体现了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，文坛上自然而然出现的史实，同时，这也不失为世界文学史上仅有的佳话吧！……当前，文集的编者，最好不要以自己的想法，加给当年的作者。应该尊重史实和作者当年的心愿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致曹靖华》，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，第721页。

#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

## ——回忆与随想

丁 玲

### 王 剑 虹

我首先要介绍的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王剑虹。

1918年夏天，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的时候，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。那时她的名字叫王淑璠。我们的教室、自修室相邻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。她好像非常严肃，昂首出入，目不旁视。我呢，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，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。但她有一双智慧、犀利、坚定的眼睛，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，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、有思想的同学吧。果然，在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，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了。她似乎只是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一个积极分子。但在辩论会上，特别是有校长、教员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，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、辟透的言论，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。她的每句话，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把一些持保守思想，极力要稳住学潮，深怕发生越轨行为的老校长和一些教员们问得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说，如何作是好了。这个时期，她给

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。她像一团烈火，一把利剑，一支无所畏惧、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。后来，我也跟在许多同学的后边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，游行、开讲演会、教夜校的课，但我们两人仍没有说过话，我总觉得她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。她对我的印象如何，我不知道，也许觉得我也是个不容易接近的人吧。

这年暑假过后，我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，后来又转岳云男子中学学习。在这两年半中，我已经把她忘记了。

1921年寒假，我回到常德，同我母亲住在舅舅家时，王剑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来看我母亲和我了。她们的姐姐都曾经是我母亲的学生，她们代表她们的姐姐来看我母亲，同时来动员我去上海，进陈独秀、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。原来，王剑虹是从上海回来的，她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，认得李达同志的爱人王会悟等许多人，还在上海出版的《妇女声》上写过文章。她热忱于社会主义，热忱于妇女解放，热忱于求知。她原是一个口才流利，很会宣传鼓动的人，而我当时正对岳云中学又感到失望，对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，所以我一下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，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，去开辟人生大道。

从这时起，我们就成了挚友。我对她的个性也才有更深的认识。她是坚强的，热烈的。她非常需要感情，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。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。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，家境贫寒，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，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，保持我特有的乐观。……

但现实总是残酷的。我们碰到许多人，观察过许多人，我们自我斗争，但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，我们决定自己学习，自己遨游世界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。当我们把钱用光，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、当家庭教师，或者当佣人、当卖花人，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、去生活，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。

1923年夏天，我们两人到南京来了。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。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作衣服的话，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。我们没有买过鱼肉，也没有尝过冰淇淋，去哪里都是徒步，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。我们生活得很有兴趣，很有生气。

一天，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。这就是柯庆施，那时大家叫他柯怪，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。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，一坐半天，谈不出什么理论，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。我们大家不喜欢他，但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，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，或是玩玩。因此，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“烂板凳”（意思是说他能坐烂板凳），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，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。这年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便跑来看我们，还雇了一辆马车，请我们去游灵谷寺。这个较远的风景区我们还未曾去过咧。跟着，第二个熟人也来了，是施复亮（那时叫施存统），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是最早把我们的朋友王一知（那时叫月泉）找去作了爱人的，他告诉我们他和一知的生活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这些自然引起了我们一些旧情，在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。后来，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，这个朋友瘦长个儿，戴一副散光眼镜，说一口南方官话，见面时话不多，但很机警，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，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，惹人高兴，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，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。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，就是后来曾领导过共产党召开“八七”会议，取代了机会主义的陈独秀，向来又被称为盲动主义的瞿秋白；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，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，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；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；就是那个因写过《多余的话》被“四人帮”诬为叛徒，掘坟扬灰的瞿秋白。

不久，他们又来过一次，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，这非

常对我们的胃口。过去在平民女校时，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。两个讲师大不一样，一个像瞎子摸象，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。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高尔基的书的时候，他的话就更多了。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。

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，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都抱极大的兴趣听着、赞赏着。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，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。我们怀疑这可能又是第二个平民女子学校，是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，但又不能认真的办。他们几个人都耐心解释，说这学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，要培养年青的党员，但并不勉强学生入党。这是一个正式学校，我们参加文学系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，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，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。又说这个学校原是国民党办的，于右任当校长，共产党在学校里只负责社会科学系，负责人就是他和邓中夏同志。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，自由选择。施存统也帮助劝说，最后我们决定了。他们走后不几天，我们就到上海去了。这时瞿秋白同志大约刚回国不久。

## 上 海 大 学

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。一幢幢旧的、不结实的弄堂房子，究竟有多大，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，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，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。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。她们看不惯我们，我们也看不惯她们，碰面时偶尔点点头，根本没有来往。只有一个极为漂亮的被称为校花的女生吸引我找她谈过一次话，可惜我们一点共同的语言也没有。她问我有没有爱人，抱不抱独身主义。我



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现在也不打算去想。她以为我是傻子，就不同我再谈下去了。

我们文学系似乎比较正规，教员不大缺课，同学们也一本正经的上课。我喜欢沈雁冰先生（茅盾）讲的《奥德赛》、《伊利阿特》这些远古的、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。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，我去翻欧洲的历史，欧洲的地理，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来比较。我还读过沈先生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翻译的欧洲小说。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，但是不会接近学生。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，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。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。早先在平民女校教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穷人》的英译本时，他也是这样。我同他较熟，后来我主编《北斗》时，常就教于他，向他要稿子。所以，他描写我过去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学生，那是对的。就是现在，当我感到我是在一个比我高大，不能平等谈话的人的面前，即便是我佩服的人时，我也常是沉默的。

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。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，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，他摇头晃脑，手舞足蹈，口沫四溅，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。他的确沉醉在那些“独倚望江楼，……过尽千帆皆不是……”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，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，而是感染人的。剑虹原来就喜欢旧诗旧词，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，所以她乐意听他的课，尽管她对俞先生的白话诗毫无兴趣。

田汉是讲西洋诗的，讲惠特曼、渥兹华斯，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，但讲课却不太内行。

其他的教员，陈望道讲古文，邵力子讲《易经》。因为语言的关系，我们不十分懂，就不说他了。

可是，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。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。于是，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。他谈话的面很宽，他讲希